

七

聖

新文獻志卷六十一

行實神蹟

梁將軍程忠壯公靈洗碑

長沙縣志卷四
請誌

乙集

胡經論

陰陽愆違水旱不節誰其序之天災流行人物疵病誰其禦之明為人
 福幽為神助誰其尸之凜凜乎克當其任者吾忠壯公之神歟公姓程
 諱靈洗字元滌其先出於黃帝重黎之後自休父仕周宣王為大司馬
 封程伯其後曰嬰仕晉平公有託孤之德封忠誠君東晉時諱元譚者
 持節為新安太守有善政詔賜宅于歙黃墩子孫遂以為桑梓自元譚
 六世生天祚仕宋為山陽內史九世生茂仕梁為郢州長史皆以忠勇
 聞茂生登梁秘書少監登生寶惠為本郡儀曹娶安定胡氏而生公公
 性寬惠孝於親友于弟待群下以恕處鄉黨以義別嫌明疑定是正非
 無得誰何者所居之偏其湖深廣有神居焉與呂湖為隣呂湖有辰素
 為居民之害湖之神一夕為黃冠見夢于公曰呂湖屢稔惡于此不早

圖去民其魚乎明日吾復與戰披帛於肩者我也以公義士敢以相辱
公尚爲助酬報敢後翌日公果率鄉之少年鼓譟於湖側而俟有頃湖
水浩蕩雲霧隱暗兩牛角於灘上而有白者屈公挽弓發矢中彼黑者
俄而陰晦廓清湖波澄靜居不更夕有巨魚死於吉陽灘下卽呂湖鱗
也至今號其灘曰蜃灘自是呂湖漲塞而居民之害除矣越數日有道
士叩門候公公爲具饌道士曰公嘗有德於我矣又勞雞黍之勤何以
爲報吾素習天機書能卜善地當隨我以行至黃牛山以白石識之曰
遷此可暴貴矣公於是爲太夫人壽坐馬梁大寶間侯景之亂公據黟
歙以拒之侯景移軍新安太守蕭隱奔依焉公奉以主盟景不得而陸
梁也其後平徐嗣徽破王琳走周迪敗華皎降元定擒裴寬與士卒同
甘苦雖節制甚嚴而人樂爲之用太清承聖間除散騎常侍建威將軍
累遷新安丹陽太守歷譙州青州豫州刺史巴丘縣侯食邑千戶事武
帝以功授蘭陵南陽太守封遂安縣侯遷太子左衛率事世祖爲豫州

刺史持節西道授都督食邑千戶鼓吹一部班劍四十二人又遷中護軍
出都督鄧州廢帝卽位進雲麾將軍封重安縣公卒贈鎮西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謚曰忠壯夫人董氏生子二十有二人長文
季有高烈傳于公後餘多以功顯於時今程氏散處四方者其源皆出
黃墩國史家譜載之詳矣故此可得而畧也初公徵時其聲名氣節達
于朝廷嘗負解視田而詔使踵門公置鉢水中以上休咎果得吉卜今
尚有鉢上坑焉其旁則公之宅也今衆水瀦爲深湖湖之水清瑩可鑒
時有巨鱗聚乎其中人不得而漁焉號曰相公湖不數百步公之墓也
公嘗自營其兆域以練帛埋之墓前祝曰吾子孫有能大吾門戶當生
大木以爲休證旣而楮木生焉今大且十圍其一不知何代爲風雨所
樞旁出二枝亦合抱矣號曰千年木鄉人遂於其下疊石爲壇以奉祭
祀號曰相公壇公生爲黃墩人死爲黃墩神祈雨而雨祈晴而晴瘟火
疾厲有禱卽應黃墩之民受公之庇爲不淺矣曰牛一曰羊一曰豕一

與夫脯醢之薦莫不特謹故自夏四月秋八月土鼓鼗不絕其聲展
敬乞靈于祠下者又百餘社陳奠薦辭向其虔也公之壇與里之社接
宇春秋戊祭以公配焉公之功德與公龍氏相為終始乎暨今數百年
而益大故凡謁於廟者皆願豐碑以識公之始末里人方汝舟實贊成
之捐金刻石求記於麟惟公歷事梁陳功業著矣雲仍詵詵以文章登
顯位者代不乏人固有能發潛德之幽光以傳不朽而乃屬記於麟其
不贅乎蓋嘗證於夢寐而僉謀所憑何敢不勉謹按圖經史氏與夫詳
討村老之傳聞端拜而特書之庶幾後人益加嚴奉永永不懈亦使訪
古者併有所攷焉嘉熙己亥孟秋既望謹記

湖西北俗呼相公壇又有谷馬池射屋柳散吹臺基址具在黃陂湖
二十餘丈長三百步湖有神常與呂洞仙同夜夢玄木道人告曰吾累
為口東白練者我日當復來玄際能助我必有厚報公曰何自辨道
人曰東白練者我日當復來玄際能助我必有厚報公曰何自辨道
濟洵湧大濤如雷有二牛奔闔其一日集村中少年厚報公曰何自辨道
牛能而陰晦斯湖有變明日其人見有雲霓於吉陽灘下即呂胡
食訖謝曰勞母設食無以爲物

之曰葬此地可以暴貴言說而去公用其言葬於其處墓在湖北
二山南有樹木大且圓立祠祠下號曰呂胡有髮苦我良甚
在尚敢爾況已殺我彼得自恣必盡啗黃陂諸村矣以君義士敢以
君非以自集里也鄉曲之存亦君之憂果能相許必有厚報公曰何
之明日集里也鄉曲之存亦君之憂果能相許必有厚報公曰何
生觸於波上公射殺其一木宛然在湖底有古槎枿無幾如行物
大木於石漂注及水過此木宛然在湖底有古槎枿無幾如行物
有警家一號相公木呂胡曰感夫死亦不以爲意居無何因事出外
人富爾理頗有相公木呂胡曰感夫死亦不以爲意居無何因事出外
得富爾理頗有相公木呂胡曰感夫死亦不以爲意居無何因事出外
公既作壽以白石誌之而去其後果遷葬焉又孫善成則此木當生
萌芽成二木又其一尚存所謂千年木也吾子孫善成則此木當生
凡七人乃二木又其一尚存所謂千年木也吾子孫善成則此木當生
黃陂里人奉忠壯公甚嚴角形正西向壇木其大又不可圍矣今
不無禮立應常歲必爲衣冠有儀同服物迎亭坐談引諸儀所焚
必擇尺非虛語也又說音有里人議立祠壇下其勝及至所則流
如以廟貌今半湮塞矣凡此與圖經之所交也於此有德水俗傳
公浴馬池今半湮塞矣凡此與圖經之所交也於此有德水俗傳
山山下有血平侯景梁矢射山故名○新安姑黃世志廟在縣西
壇山山下有血平侯景梁矢射山故名○新安姑黃世志廟在縣西

十里梁程儀同靈洗忠壯所居宋嘉定中...
黃舊乃篋字其地多產竹故云後因黃巢...
以黃為姓此而得全其族者亂定他姓忘其...
似有所據舊廟之作具載碑記其後廟始創...
正壬辰于紅冠未幾復從神公像居中正宮...
忠護侯文季居左偏殿前從神公像居中正...
其不歷告初年遠無考朝延每歲春秋二仲...
屬諸廟致祭亦一香燭酒菓祝版其餘里社...
然不樂旗亦迎請所賽厥有常規舊廟基礫...
值晏夷下漏攻邑東望遙禱夜夢忠壯公乘...
赴援甚急者已而王師會滬滬充以功擢...
神之靈乃新永善舊祠榜曰世忠自撰記...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進士終朝請大夫普州知...
唐越國汪公華行狀

唐越國汪公華行狀

胡司業

公姓汪氏諱華新安人其先汪芒氏之後或曰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
因氏焉哀公時童騎其孫也漢建安中龍驤將軍文和為會稽令避地
始家新安公曾祖泰祖勳父僧望皆仕於陳母歛西鄭氏夢黃衣年少
長丈餘擁五雲自天而下因與之遇覺而有娠至德四年正月十七日

夜半乃生香霧覆室三日始散公幼穎慧所居上常有奇氣蚤孤家貧
母挈歸外氏母亦尋卒九歲為舅牧牛每出常踏坐磨石氣使群兒如
將帥指揮狀有張士損者常以失期不至公擊踏之群兒各駭散張氏
欲執之公曰此易爾吾能使之死獨不能使之生乎因撫視之良久復
甦嘗令群兒曰處山澤間卒遇風雨無所庇蓋相與刈苦簷屋既又令
曰室成吾且推牛以犒若等卒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插地既歸舅問牛
所在對已入地矣舅視牛尾入地中不可拔既素異之不深詰及長身
長九尺廣額方頤厖眉隆準美髭髯不事由業獨喜畫臥舅母苦之伺
間抽去其簣公復寢如初怪而視之有青龍蹲負由是鄉里驚嘆舅家
改容公因落鬼放縱聞睦州有演公者習武事往從之游時年十八矣
還以勇俠聞屬婺源寇起州遣押衙董平討之戰不利郡將張公墓土
豪有膽氣者禦之公走應募即日部兵上道直擣賊營遠望山林草木
皆為甲兵寇驚相謂曰郡兵盛如此天亡我也稍稍引退公進擊滅之

張公郊勞賜補有差隋大業間王政不綱豪傑並起各建號郡邑公慨然曰世變如此吾死兵革無憾如百姓何時杜伏威起江淮張公欲與相應心獨忌公乃遣如箬嶺鑿山開道欲因事誅之公與裨將王瑒領兵開拓不日而畢比還不加禮更劾以差役不均稍侵之公將士突入府闈欲兵之張公懼遁去人人譟請於公曰張公貪而酷請盜公方時擾攘何特一守今幸已逐而境內無所統壹天子南幸賊擁隔詔令不至欲求攝刺史以鎮一方非公不可公宜從衆請命於朝未晚也公不得已從焉宣州守闈之將遣兵來問公分部自以精兵八百人先既稍入宣境至溪方半渡馬躍鞭墜遣卒取時得公怒拔劍斬之尸立水中不仆土人因異之目爲東靈神嶺駐軍其上時大暑士馬渴甚公仰天祝曰事若濟地當湧水鏘鑿石得泉脈因加鑿治至今行旅使之未至宣城二十里城中陳羅明來戰羅明敗走公疾擊斬之宣守面縛請降公釋不問

其民選其精銳以歸既而杭睦婺饒等四州相繼皆下公奄有六州帶甲十萬威令益隆諸將謂公曰今中原分亂大衆已集若但以刺史統軍之號臨之復恐瓦解天與不取古人所戒公宜建王號公辭再三乃齋戒擇日建吳國稱王以天珙爲右相鐵佛爲左相皆公族也其他卿佐並有常員擇賢且才者處之然稟隋正朔不廢爲政嚴肅賞罰明信遠近莫不愛慕雖四方大擾部內賴以平安者十餘年唐高祖起太原已受隋禪而秦主出師江左公謂群下曰日月出矣燭火不息可乎頃吾夜見天象熒惑正侵太白太白西方於音爲商吾姓商音也災異旣形吾計決矣武德四年九月甲子乃籍土地兵民遣宣城長史鐵佛奉表于唐高祖嘉之是月二十二日詔曰具官某徃因離亂保據州鄉鎮靜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化遠送欵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總管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食邑三千戶時杜伏威據丹陽自稱行臺十一月命王雄誕以饒洪兵萬餘人來侵

公遣天瑤等擊之天瑤作鐵盾重百二十斤左執之以衝敵伏威大敗
死者過半天瑤與八十人追之賊還軍合戰天瑤勢感因奮勢越巨石
所踐成跡賊軍驚異乃退郡境以寧及伏威入朝其長史輔公柘奪王
雄誕兵以叛偽建位號公引兵討之旗幟蔽江而下公柘懼退保武康
丹陽遂平公振旅還令兵民各復其業明年遂朝于京師貞觀二年授
左衛白渠府統軍十七年改忠武將軍右衛積福府折衝都尉太宗代
遼東詔為九宮留守公夙夜盡瘁事無所乏駕還充稱其勤二十三年
三月三日薨于長安享年六十有四公初疾上常勞問賜醫藥及薨賜
雜綵十床黃金百兩東園秘器恩禮如功臣永徽二年諸子以公喪還
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葬歙縣北七里雲郎山公娶錢氏右衛大將軍巢
國公九隴之女男八人建朗州都督府法曹娶黃氏璨費州涪州令娶
朱氏達以征賀魯龜茲高昌功襲上柱國越國公娶葛氏廣娶陸氏遜
娶金氏皆左衛府飛騎尉達薛王府戶曹娶王氏爽岐王府法曹娶閔

氏俊鄭王府參軍娶羅氏諸孫皆仕于朝率以忠勤世其家先是公名
世華後避太宗諱去上字公初起兵未獲立城之所乃引弓遠射矢所
墜適當形勝遂城之今績溪登源是也後人因以立廟廣置營壘存焉
故宅距廟纔一水鄉人不忍執鉏其處子孫環居之因曰汪村而郡人
自公入朝即生為立祠沒益嚴奉水旱必禱今烏聊山廟是也自唐刺
史薛邕范傳正吳圓陶雅之屬皆有增葺及章聖東封始載國朝祀典
其後褒爵益崇事具有司獨取公所起始末傳後世謹狀

云王諱世華唐太宗諱去上字按初封告在武德中無所謂世字雖
秦王威望素隆然王以補孤之餘方為國屈不應於此時諱世字雖
而預為之避也考一時歸唐者如王世充李世勳皆無所諱世字雖
觀時猶復如故至高宗初即位有司請改官制中世勳皆無所諱世字雖
高宗以貞觀時不合指斥先帝二字詔之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
既單名臣子觀時不合指斥先帝二字詔之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
世勳之為勳皆在高宗時諱親之與安有當貞觀時為二人主則不諱而
在武德時纔為藩王人反為避哉然今相傳云王有世勳之名世勳之名
曰初實二名既貴自欲從省要謂漆姓守封嶠之山者世勳之書皆以
汪姓出汪周氏亦曰汪芒孔子所謂漆姓守封嶠之山者世勳之書皆以
汪周氏於周為長秋於春秋時為大人又海外西山經有汪野李善以
為汪氏國在西海外然則汪周其氏而汪野其國也顧所居野李善以

遠而哀公特魯乃有汪錡者以死罔難為聖人所褒故內翰汪公其
宗人司城墓推姓馬所起亦先王罔於傳世皆長大號十倍僂氏在春
子所傳故內翰兩存之焉竊嘗以汪罔之人世所謂汪罔之後者何從而
秋名蓋其子而太史又志其藏世以爲異也然則所謂汪罔之者亦引
容於魯乎藉令汪而遠稱封嶠之長狄大以爲蓋邪孔子之義亦引
至近捨本國語稱人情至俗所傳漢建安三年龍驤將軍文和爲會稽
蘇氏云稍近語稱人情至俗所傳漢建安三年龍驤將軍文和爲會稽
其亂而地言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
世亂而地言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新安州
武姓始辨證言王居始居新安故望出新安今歙歙歙歙歙歙歙歙歙
作也又新安徙州刺史汪氏之居此舊矣豈得言自河間九世臨川王
綱之由新安徙州刺史汪氏之居此舊矣豈得言自河間九世臨川王
此邪國本有為王則荒遠就王乃說則簡陋未適中故內翰至以上始處
不邪若所傳新安之族由王而望始動者則不爾○境工行狀所載王事出
於故老承議汪公每事傳特如言兵則云得數千人言地則云師正他郡以
深爲見承議汪公每事傳特如言兵則云得數千人言地則云師正他郡以
夫以勝數千人守姓名列郡而唐書本紀之者四有隋亡人王之名在
十數人之書雖畧然資治通鑑載王據歙而心識天有命所亦豈可忽
哉史之所書雖畧然資治通鑑載王據歙而心識天有命所亦豈可忽

狀及王特以州書畧相類矣唐之命王以六州蓋因其有就畧以節不
然者蓋通鑑特載於歸附之日豈疆場之設一較其實則所謂六州者
合者蓋通鑑特載於歸附之日豈疆場之設一較其實則所謂六州者
州合者蓋通鑑特載於歸附之日豈疆場之設一較其實則所謂六州者
蓋皆嘗有之不可掩也至於兵之寡則據一州較其實則所謂六州者
者通鑑及新書又言王甲兵甚銳夫以銳兵而數至一萬則餘卒固不
止此矣豈若師正之言云者哉○治所新安郡治自晉屢遷今治歙縣烏
聊山守之西則實始於王烏聊者○治所新安郡治自晉屢遷今治歙縣烏
萬戶守之西則實始於王烏聊者○治所新安郡治自晉屢遷今治歙縣烏
初起時以箭所下處立城指績溪縣東之祠爲其故處按今績溪雖有
故城而圖經載隋開皇十一年王孰始之其城于績溪當治休寧義寧中治
歙縣之烏聊山義寧所治非孰始之其城于績溪當治休寧義寧中治
後卒遷今治歙此王所規畫故表之○納款願嘗以王廟食此邦諭五
百年而民愛敬之久而愈新者不惟能出雲雨禦災厲亦由其粗定不
正道始終出於靖民故天下方亂是以身藏六州之人及其粗定不
王而遂歸之事合天不煩一旅間自是生享其祚而後食其土以能
以然則不聞武德告命存所以褒表者其語明甚而舊書本紀不著
歸唐月日新紀雖於唐命反更書稱王時事列傳杜伏威遣王
所書皆在四年其已受唐命反更書稱王時事列傳杜伏威遣王
來討力窮勢蹙至是始降爾則與告命所謂遠而歸者豈不相戾邪
蓋雄詔命此亦以是始降爾則與告命所謂遠而歸者豈不相戾邪
日雄詔命此亦以是始降爾則與告命所謂遠而歸者豈不相戾邪
而雄詔命此亦以是始降爾則與告命所謂遠而歸者豈不相戾邪
來代別載於十一月是冬謹按資治通鑑之已受封拜而伏威雄詔於九月自以私意

伐之成事時伏威之於唐未為純臣王越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其
威之成事時伏威之於唐未為純臣王越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其
擊之降相與竊議不害疾王歸唐先識也若夫王越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其
然彼者又以行臺自名而後唐實左右其前功亦除臺屈爾肯遠出其下
爾王既以六州自歸則不知唐於此其時亦未全制東南來者斯受之
功唐亦不得而都京師正准陰州昇王速伏威自以行臺而重使見處與
非一故未幾遂朝于京師正准陰州昇王速伏威自以行臺而重使見處與
此及明武將不考而信其心觀何及此告命所表雖漢甲令稱忠殆不
有之曹武也親行武德初五府及武安武成等十府以掌府白渠積福蓋五
軍武將又高統軍守正四品下故行也於官始封國公則已在四品矣上折衝
統軍所改統軍守正四品下故行也於官始封國公則已在四品矣上折衝
守亦環衛官東南人然以射書考之夫錢氏在陳時為隋初已在四品矣上折衝
為隸故九應涉千里而善射常置左右則王以隋開皇六年生至武
家方徵不九應涉千里而善射常置左右則王以隋開皇六年生至武
德五年以六州所興矣中開稱王十餘歲亦不應封越國公而承諸子
公云王以六州所興矣中開稱王十餘歲亦不應封越國公而承諸子

姓環衛則王未入朝之先已自入朝也
一姓環衛則王未入朝之先已自入朝也
抗時恩命往禮所謂九年者此而王之曾嗣亦將不士於八氣及
之稱而真觀二相與為父老請建祠堂於廳事以待知者廟貌汪台薛
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年父老請建祠堂於廳事以待知者廟貌汪台薛
四年刺史吳圓克荷真應復新棟宇按今烏聊山之祠相傳云邑中
王功德奏聞奉勅立廟於南所謂東峯者今人別謂之東山所謂南阜者即
此州之東北而極於南所謂東峯者今人別謂之東山所謂南阜者即
此山之最髙處今人別謂之東山所謂南阜者即
有山之最髙處今人別謂之東山所謂南阜者即
理傳正鄧州順陽人自比部員外郎出為刺史今歙縣人汪德符其
所補十將鄭積兩乃光啓元年名不見於史今歙縣人汪德符其
秦彥遂宣歙觀察使寶滿而陳晟逐睦州刺史常諱四封夜當是時
事蓋無歲無之所謂寶滿而陳晟逐睦州刺史常諱四封夜當是時
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所稱億皇歲庚子盜起曹南者黃巢也
有江准其將陶雅實守此郡記所稱億皇歲庚子盜起曹南者黃巢也
准王弘農公者王則行密嘗封淮南王而公則其子溆也司空溆陽公
者雅也行密以景福二年八月取歙州逐唐刺史裴樞自池州召溆陽公
修廟又嘗崇王墓而垣之復自立石獸十屬雅在郡二十餘年能
集壬戌者昭宗天復二年也自立石獸十屬雅在郡二十餘年能
號有霸才宋齊丘忌而殺之江南野史蓋十年矣從符軍毛甘者廟有二
武士介而兵立於門首土人謂之毛野史蓋十年矣從符軍毛甘者廟有二

漢建安之亂率衆保烏聊爲是將賀齊所破因此置新都郡事見吳志
汪節者績溪人唐神策將軍家伯大徽村其母嘗避塵於柳西福田詩
外感於金剛神已而生節以木架有神力長安東渭橋石獸重千節獨
宗甚加寵異事見太平廣記武成州圖經今不復載矣二人與王
雖異世民間特以有功及祀武成州圖經今不復載矣二人與王
安長史云者或曰即王二天臨織佛入唐所得官右考實之文先
是郡太守公精意在民禱王必應織佛入唐所得官右考實之文先
府得詩文於金石復訪求遺事於是州之人士及耆老王實輩各致所
聞既已銓次願於公辱禮闈知已之分竊從假觀之亦欲一出其意而
卷帙既定兩方亟於攻木不敢有所動搖獨念王歸唐大節自我先侯及
丞相內翰兩注公今致尚書金公皆有翰墨力爲發明節復考其款
附者十日與王雄誕戰代先後斷以益信前說也故本之乾道五年九月
羅州民願述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一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二上

行實道原

陳書程忠壯公靈洗傳

姚常侍

乙集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餘里便騎善
游梁末海寧黟歙等縣及番陽宣城郡界多盜賊近縣苦之靈洗素爲
鄉里所畏伏前後守長恒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侯景之亂靈洗聚徒
據黟歙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
以主盟梁元帝於荊州承制又遣使間道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拒
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神茂相應元帝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新安
郡諸軍事雲麾將軍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邑五百戶
神茂爲景所破景偏帥呂子榮進攻新安靈洗退保黟歙及景敗子榮
退走靈洗復據新安進軍建德擒賊帥趙桑乾以功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增邑千戶將軍太守如故仍令

靈洗率所部下揚州助王僧辨鎮防遷吳興太守未行僧辨命靈洗從
西援荊州荊州陷還都高祖誅僧辨靈洗率行所領來援其徒力
戰於石頭西門軍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高祖深義之紹泰元年授
使持節信武將軍蘭陵太守常侍如故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
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鎮采石隨周
文育西討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拘明年與侯安都等來歸兼丹陽
尹出爲高唐太原二郡太守仍鎮蘭陵遷太子左衛率高祖崩王琳潛
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持節都
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信武將軍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于柵口
靈洗乘勝逐北據有魯山徵爲衛士將軍餘如故天嘉四年周迪重寇
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五年遷中護軍
常侍如故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郢州刺史
廢帝卽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也遣使招誘靈洗斬皎使以狀聞

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
軍助防是時周遣其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助皎攻圍靈洗靈
洗嬰城固守及皎退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周沔
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寬以功進號安西將軍改封重安縣公增邑并前
二千戶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
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性好播植躬
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無游手並督
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光大二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五贈鎮
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大建四年詔配享高祖廟庶子文季
孫嚮見後傳

唐桂府長史程府君

文英神道碑

李北海

觀厥品目異等業尚獻臣天與才名神福壽考而中留官序小徃代艱
位不極乎多能績未宣其利用戢駿翮韜良工悲聲起於絕絃泣涕形

於抱玉自傷楚老豈獨公明而已哉公諱文英字某廣宗新安人也其
先出自顓頊重黎之後周之休父入爲司馬漢之不識擢居衛尉至若
昱輔魏主嬰立趙孤捧日以納忠殺身以明節精誠發於寤寐義烈冠
於人倫宜其貽謀克家寵光彤國業與時竝名與功偕者也五代祖嚮
府君陳襲重安侯隋蕭縣宰四代祖育府君隋車騎將軍曾祖皆府君
隋涿郡主簿大父弘府君皇朝安陽令考大辨府君泗水六合二縣宰
撰東征記兩卷藏之秘省莫不託宿元德從事老成典學積於蓬山能
賦秀於詞苑府君今始家則光有國庠博通全經悉數賢行孝曰曾子
文似相如下筆不休遺言無擇陳平長者把臂每多田蘇好仁引繩相
重解褐徐城尉始足下也旋應五臣昇第遷宋城轉櫟陽簿王畿政重
帝告事先握札雲飛聽訟風靡載擢來庭長安二赤縣尉擢銜御黠夙
駕承天驚暗若神應對猶響籍聽擢左臺監察御史仁克寬文無害耻
爲評劾雅欲優閑朝廷許之轉詹事府司直歷城門郎長社武進朝邑

曲沃好時雲陽宰六縣皆代工開化順時布和慎簡里胥周省條簿其
清水鑑其坦砥平從心術以外形隨手妙以旁發人樂新政俗勸古風
載遷魏州司馬靜守憲矩審喻察官師有章人吏不黷屬后族黜免
徹嗣姻連奏引諫書醜詆宰輔選其頗僻正其奸賊志士寒心朋家質
首左遷府君饒州焉謫子昕崖州舍城尉俄轉府君桂府泊島夷干誅
天師問罪憑險流毒送死阻兵昕乃不俟檄徵自捉銳陣挺身而當矢
石杖面而覆寇讎馬旋泥中人走岩下憤氣雖作救兵莫臨劒交於骨
戈達於掖其命則殞其目不瞑嗚呼爭首謂忠供用謂勇舍卒歸盡零
落無成有感路人愍悼慈父沉悲生疾積痛傷年猿堪斷腸鳥可銜木
人非命也天何問焉以開元十六年十月五日奄徂化於官舍以某年
月日反葬於某原舊塋禮也夫人廣宗潘氏封某縣君卽銀州刺史寶
勳之息女柔慈孔嘉貞淑不訓是佐君子宜偕末年桃李早零松栢同
附子皓曜曦等竝才彥惟有名教克開優游翰墨之場造次仁義之域

宅憂殆滅追孝有望甫富昭親哀迷紀石邕以披顏友道列坐詞人談
笑未終存沒相訣情也有慟涕之無從雖不工於文將達於意其詞曰
曾源積兮流彌長高闈慶兮齡亦昌命不泰兮時未將何寵祿之中否
徒政理之孔臧坐踈屬之嬰累重愛子之飛章遭一門兮二謫備周歲
兮兩喪寄永懷兮身後唯沒代兮名揚而按李邕此碑作於開元十六年
之際相距百有餘年爾不見此碑乃碑稱重安侯嚮即忠壯之孫壽和
育生皆距百有餘年爾不見此碑乃碑稱重安侯嚮即忠壯之孫壽和
不深考其無所從出者宋太宗脫如館閣所夾謂實不自知其姓之
學士宋白等選為一千卷初賜名文苑英華其朝暨唐人所集浩無統命
此碑在焉至仁宗初賜名文苑英華其朝暨唐人所集浩無統命
公作先文簡公父僅餘百年而宗人官不朝暨唐人所集浩無統命
上距太宗之朝亦僅餘百年而宗人官不朝暨唐人所集浩無統命
所難致編選亦未精人所厭觀然歐陽公辨英華在當時卷帙太多人
則亦何有於他人哉至歐陽氏世譜上下千有餘年凡一程氏之自
難者乃錯綜而附麗之世孫名以著于譜而忠壯其世孫名載于邕碑而
未亡者反不為忠壯則其餘所定者又可知矣獨以當宋之時如歐陽
年當其本朝如林寶者號通姓氏之學而不及見當宋之時如歐陽公

者以譜牒名家而不及見如都官祁者定著一宗信譜果於必傳而不
及見沿至于今上距此碑世愈遠而言愈澀如敏政孤酒本無所傳而
乃於館閣之下獲見於繡閣之項是豈獨文章之顯晦固自有時而家
世之真贋遂由此決謂非一宗之大幸不可也謹拜手而識之其餘曲
折已辨不贅
舊唐書程節度 華本傳
劉譙公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本單名華新書云德宗以其父元皓事安祿山為
帳下將頗稱勇力史思明時為定州刺史在後華少事本軍為張孝忠
牙將初李寶臣授恒州節度吞削藩鄰有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八州
寶臣既卒惟岳拒朝命以圖繼襲寶臣部將張孝忠以定州歸國授成
德軍節度使令與朱滔討惟岳及惟岳誅朝廷以恒冀授王武俊深趙
授康日知易定滄授張孝忠分為三帥時惟岳將李固烈守滄州孝忠
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將歸真定悉取滄州府藏累乘而還軍人怒殺
固烈皆奪其財相與詣華曰李使君貪鄙而死軍州請押牙權領不獲
已從之孝忠因板授華知滄州事新書云孝忠以日華未幾朱滔合武

俊謀叛滄定往來艱阻二盜迭欲取滄州多遣人游說又加兵攻圍華
俱不聽從乘城自固久之錄事參軍李宇為華謀曰使君受圍累年張
尚書不能致援論功獻捷須至中山所謂勞而無功者也請為足下至
京師自以一州為使華即遣之宇入關備陳華當一盜之吻疲於矢石
德宗深嘉之拜華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華為使尋加工
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曰華仍歲給義武軍糧餉數萬自是別為一使
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武俊遣人說華歸已華曰相公欲敝邑仍舊
隸恒州且借騎二百以抗賊俟道路通即從命武俊喜即以二百騎助
之華乃留其馬遣人皆還武俊怒其背約又以朱滔方攻圍慮為所有
而止及武俊歸國河朔無事日華即遣所留馬還武俊別陳珍幣謝過
武俊歡然而釋貞元四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習河朔事父卒自知
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志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
為節度以懷直為留後又於弓高縣置景州管東光景城二縣以為屬

郡新書云懷直入朝願初東光景城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累

加至檢校尚書右僕射五年落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新書云懷直來

宮女大弟懷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不恤軍政軍士不勝寒餒其帳下將從

父兄懷信因眾怒閉門不內懷直因來朝覲貞元九年也德宗優容之

依前檢校右僕射兼龍武統軍新書云懷直為賜安業里甲第妓

女一人按懷直入朝者三新書以此既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

事新書云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揚州大

都督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新書云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元

和六年入朝憲宗禮遇遣之加尚書左僕射常夢滄州衙門樓額悉帖

權字遂奏請改名權十三年淮西賊平藩方惕息權以父子世襲如三

鎮事例心不自安乃請入朝十三年至京師表辭戎帥因命華州刺史

鄭權代之以靖安里私第側狹賜地二十畝令廣其居尋遷檢校司空

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贈司徒權兄弟子姪在朝列

宿衛者三十餘人按宋都官宗人祁據元和姓纂及唐書為兩譜謂大

大辨之孫皓與此元皓者當為一人蓋定州即古中山郡而元皓之子

日華特仕于滄州其家定州安喜未可全舉其族以歸之滄也其後

朝義代宗德朝義既死其偽署定州刺史程元勝等悉舉其地以元

知皓與元皓果而更其名為元皓也見定州有兩程元勝於朝義本傳

以皓其移屬于皓而新舊史於日華本傳俱曰元皓於朝義本傳

而皓一則豈若天誘其衷而不泯其迹以爲後人尋疑勘誤之地使其

字子我則豈若天誘其衷而不泯其迹以爲後人尋疑勘誤之地使其

耻之使非後賢因事考何以異此敏政之失則宰子紫惡名於千載以

上不可雪矣元皓之事何以異此敏政之失則宰子紫惡名於千載以

幸一宗亦使當著河朔政令刑賞不出於北都官祁橫海程氏諸賢唐

自天寶之亂遂失河朔政令刑賞不出於北都官祁橫海程氏諸賢唐

不以滄景二城嬰橫賊之鋒吐忠亦報國家會無秋豪自程意累聖寵區

龍與他鎮等盛矣於是忠壯公之遺風焉贊曰橫海作鎮四侯一寵心

歸節王府肆爾孫姓聯翩蕃組

唐定州別駕程君士庸墓誌銘

韓庶子

君諱士庸字仲謙定州安喜人也系高陽而綿緒氏列國以興家自茲

以降世際明德故能高烟美爵歷秦漢而載盛崇基累構跨魏晉而逾

顯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華橫海軍使祖懷直歸誠王皇考權刑國

公或分土主戎威率數郡或陪武祗命康惠四方君含璋以挺生稟和

以凝氣弱不好弄早擅風成語嘿之機帥心則遠孝弟之至卽性載深

道希四科文贍百氏好賢之性得諸緇衣惡惡之心求之巷伯加以神

姿恢岸望之儼然雅氣貞夷聽言則厲貴秀丘園有聲邦黨固已墻幾

數仞器踰萬頃者矣齒壯知名州辟主簿治未浹辰民謠已著允可謂

舉契唯良功戒共治者也義武節度尚書王公綏蒞雄藩雅君令問下

車之始辟君掌書記云今日之事猶李彊之收君平望便降意成孤敢

言爾其取重於時多類此也遂以價重見珍轉定州別駕君乃道德齊

刑威疆恤寡千里移風四民樂業民頌政成君之力也王公肯從容衆

中謝君而言曰海沂之康昔自王祥邦國不空今復相賴因言是公此

州管夷吾也廊廟之才若置之周行則張茂先之流矣而道消當年運

潛初九惜哉及王公赴難京師君亦養性丘華慕七子之優游事三徑

以嘉遜前言往行必得之於閨門温恭孝友亦穆之於宗黨宜延百壽
木鐸烝民而福應宜嘿寢疾彌留春秋七十有八以中和元年十月廿
二日卒於慈仁里宅遺文後事作範當時子巖孫秀等粵以其年十二
月朔日遷窆於博野先塋惟君慎終追遠之風緯文經武之畧信可以
方衡四公齊驅萬石矣門生邢仁等悲云亡以潛目軫遺愛以茶心敬
刊泉石用昭德音敢作銘曰

同源濬起分流遠扇周王修和程侯利建自茲以降官姻世緬於穆我
君含中作彥義惟誕性孝以立身識周先覺學廣前聞貞心潔玉秀氣
貫雲龍潛或躍蠖屈載伸時惟聲耻運逾道消反躬紛靄養志衛臯孺
心遠慕鼓腹長謠育川比量望月齊高紛綸倚伏冥昧遭隨謂仁者壽
曾不憖遺泉宮一設壠路恒悲貞徽有篆永思無虧成德軍節度判官
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韓義賓撰并書篆
天祐二年秋八月望日男義武軍節度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易州刺史輕車都尉安
定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巖壻成德軍節度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
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上柱國夏陽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梁公儒重立石
集此錄數千卷在當時最名博雅不與都官相實同而明
取於是錄失之矣予得此誌而據以訂其謬之失者有
士庸定州安喜人高祖皓定州刺史會祖日華橫海軍使祖
王皇考權邢國公而未云子巖孫秀即文簡太中兩房使祖
也非元以證勝以禪出於皓而子巖孫秀即文簡太中兩房使
結而明誠錄中其考其語實不以其文為足傳亦非信以足
以在明誠錄中其考其語實不以其文為足傳亦非信以足
謂是公集古錄與今異者三有以證勝以禪出於皓而子巖孫
顯而士庸考秩舊史程氏兄弟姪在朝列宿備者三往足
簡太中兩房者豈微其竊意邢國公開府滄州賜第關守子
安喜而葬野先塋考歷代志博野或屬定州或屬深州程氏
與時必有唐定州屬武軍節度王處存之後無聞而博野
度王鎔改誌後書是時兩軍節度王處存之後無聞而博野
結姻嬖改誌後書是時兩軍節度王處存之後無聞而博野

則義武軍都知兵馬使也公儒之名間見于史而歐陽公集古錄載其
碑且云樞密使本唐內侍之職其後藩鎮借置於此見之巖之名亦
明于史後梁乾化元年云晉王李存勗使大將周德威會成德將王德
賓乃丞相魏公五世祖實事成德軍為判官魏公家集有脩復巖或
考其時與事亦正與此合誌尾稱某年月日重立石者蓋此本誌銘士
痛歿時已瘞之墳中其後子婿或附顯乃復樹之墓上可知而今則不可
得贈典而此不書或另有石外或附載碑陰蓋未可知而今則不可考
矣又按史有兩程巖一事義武為兵馬使則碑所見者一
事宣武為兵馬使其歷仕年月相遠恐難辨者不審曰訂著者一

大唐義武軍節度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易州刺史上柱國安定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程公巖勲德碑頌

張司議

於戲君非臣無以化化臣非君無以贊贊惟天正明命不絕有唐篤界
純臣以靖國難克蕩民疹將底于成我太原王敬統舊服惠周于下下
罔不格乃天祐紀元甲戌春正月用都知兵馬使程公出復大命元元
以貞集大和也先是賊温遘亂朋毒中夏力政血刑覆忠良殖奸宄蒸
人側側不貳率乃戮王越在東土受制宇下克懷弗寧邊在王室誕宣

我化靡由爾凶惟公敷聞帝庭奉若元命帝曰休哉正侯良哉厥使可
持節易州諸軍事易州刺史封安定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表獻臣也
越茲元惡明肆雷群大侮王度擅煞無人薄三川威五長摺紳管管不
自即乃工王執在厲階罔怫祗命命我亞旅咨我近藩端恤遺人人思
反德式載無欲歸于本朝朝廷嘉茂功錫丕命授公檢校工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詔曰懿爾巖哉審奉天成保又邦土是用司國樞威懾奸回
政革風俗是用總朝憲公固讓不獲祗奉天之明命維時群盜貌聚于
野公文招徠武殄暴暴服如化人謏不虞廬廬旅旅以宴以處士馴業
農力穡工就務商通貨四者各正爾下日用乃蕃踰年群吏更告天雨
淫降瀕湧汜岸波積如阜奔濯乃雉骨恐為魚其日固久公聚人行水
度力陳工啓元道流事若天造層城巘巘居人坦坦度德合于無疆歲
庚午冬十一月温益逞凶自汴襲趙殄軼殫寶度劉暴骨公乃贊王輯
睦爾鄰推功于晉凡事得請命焉由是屯于高邑慶于柏鄉執忠奮威

罔敢加害振旅還定王用嘉享時夏大旱滌滌甫田百穀如焚人曰祈
土龍公曰非早備乃貶躬之食勤人之瘼靡神不寅崇朝而雨秋河朔
大饑易有年也壬申春二月賊臣守光戎性貪饒厚厲其人與溫濟惡
爰以其黨伺間來寇放兵流毒延于齊民民用齋咨涕洟籲公公曰不
戢乃暴負乃人爰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易水之上恭行伐也獨
夫惴惴天用勦焉乃破祁關下涿鹿二豎偕遁執其大醜馘于軍門敦
奉王誅保和人極甲戌之春燕寇底平疆場安靖或曰厚賦人公盡人
篤焉封政不賦乃登善抑惡發滯刊佚戴惠昭利六教既備孽孽等心
於是奏記于王王獎之文訪于趙趙崇之請諧六州允奉于晉賊不我
制公用哆然由是匹夫匹婦蕩伏草莽越踐公境宣服公威惕惕瞿瞿
攝進成序若公在首上集下望申命用良易人熙熙嗜化益休是歲冬
惟晉承制錫命我王用胙白茅副以金鉞昭崇武功允正師長進公銀
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陪武主戎總經外政參酌彝典敬揚王休繫公德

載于人人以蕃殖翼贊方伯翦除大凶聖咨乃賢神被乃祿其惟有
旨哉易中耆老師錫言曰奸臣反常迭寇東土人用慘黷殆無指告
公牧我有邦天眷爾下爾有君臣公正爾有父子公保爾有災厲公奠
爾有稼穡公成維公疇依易大圯也賡曰昭茂德崇豐碑阜成于文庶
永于世克建藥石勗揚頌聲頌曰

維君配天維臣配君嶠嶠我公為君虎臣翼襄霸府奄有世勳大盜
囂荒我東鄙孔填不夷元元靡恃易人恃公乃有父子洛水湯湯我
載懲曠燧炎炎我年載登我用有孚爾無不承維公之德浹于爾眾維
公之勳朝野攸重貞石峩峩求以垂頌推勾官朝散郎行太子司議郎

張士賓撰并篆

按此碑見唐朝類苑考其事與金石錄所載別駕府君

以附別駕誌後而考其詳以誌觀者云都知兵馬使在唐與稱銜先錄
為節度使將校之職皆其所自置其序進官位如銀青之階柱國之勳
縣伯之爵尚書大夫之職皆其所自置其序進官位如銀青之階柱國之勳
自選其坐營把司之類而指揮千百戶之官則非有朝命不得擅進也
特節諸軍亦謂之建節自藩鎮專制之後多以其將校分典之蓋義武
所領易定兩州此時為節度使王處直即碑所稱太原王也趙王乃三

錄唐成德節度使鎮冀深趙四州賊溫即梁王朱溫起宣武節度使
李存勗為河東節度使鎮澤潞諸州天祐唐哀帝年號此時梁已篡唐
改元乾化矣惟河東及成德義武三鎮猶奉唐正朔朱子綱曰子之可
考也史乾寧三年朱溫遣兵攻定州節度使王郜奔河東兵馬使王處
直力戰拒之溫不能克反表為處直求節制宇下而碑又稱公敷聞帝
庭奉若元命帝曰休哉正侯良哉厥使則處直之為留後實遣公入奉
于河東而得之初不繫溫之請也自天復元年以後溫取河中殺王珂又
圍鳳翔取郿坊挾帝還長安殺宰相崔胤遷洛陽竟無入薄三州位是
為哀帝故碑稱越茲元惡明肆雲群大侮王度擅然無人命命我亞旅
長縉紳管管不自即乃工者也碑稱王勢在厲階罔佛祇命命我亞旅
咨我近藩歸于本朝朝廷嘉茂功者意必處直嘗訪於公因遣公入覲
故有尚書大夫之命所謂亞旅近藩皆指公而言蓋兵馬使乃節度將
年溫篡唐改元開平而碑不著者意方鎮隔越不得其詳且惡溫故削
之而特以天祐紀元與晉趙合兵則其志可知也庚午乃天祐七年即
梁開平四年是年溫遣兵攻成德軍處直與鎔共推存勗為盟主以拒
之明年梁將王景仁進軍柏鄉存勗自率高邑相拒踰月遂薄柏鄉破梁軍河
梁至趙州與晉將周德威合屯于高邑相拒踰月遂薄柏鄉破梁軍河
梁大震故碑稱溫益逞凶自汴襲趙殊軼寶慶劉暴骨公乃贊王輯
陸爾鄰推功干晉也高邑慶柏鄉執忠奮威固敢加害者也史稱處直
遣將而不著其名以碑證之則公也史稱是歲劉守光害者也史稱處直
冠易定存勗及鎔合兵救之晉將周德威與鎔將存勗將王德明義武將程
會于易水攻燕祁滿關下之圍涿州守將劉守光將王德明義武將程

還晉寇克幽州執守光與涿州惡何間來乞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
故碑稱賊臣守光與涿州惡何間來乞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
易水之上敵祁滿關下之圍涿州惡何間來乞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
奉于晉整之於史冊下之圍涿州惡何間來乞請于王合從晉趙會王師于
燕其功名蓋已不方鎮擅兵蓋懼然不復知有君臣焉則史之闕畧可知
也嗚呼唐之季世方鎮擅兵蓋懼然不復知有君臣焉則史之闕畧可知
義武一軍地處人散獨依晉以自立而公適當其時贊輔其主帥以
主復雖為志願碑之載首以君臣為言而溫與守光則聲之為賊
然天經地義之不可不將公蓋有焉此易之入所為感之而有勳德之頌歟
論一持之也臣良將公蓋有焉此易之入所為感之而有勳德之頌歟
然則斯碑也實足以備史之闕而不當以諛詞例視之而論著其大者如此
公實同所出故不敢以一察之私文為嫌而論著其大者如此

宋宜春縣令追封冀國程公 元白 神道碑 歐陽文忠公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
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
太師其為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為宣徽北院
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又追封冀國公諱元白字某少

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爲之
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備德偉望顯于朝廷遂以中
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
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
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于一時而顯于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
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爲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
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于詩書其後世遠而
分至唐定世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于魏安鄉侯昱之
後也公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諱諱祖諱新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
人考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
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
大夫宋興天下一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
佐太宗自晉王卽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

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
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
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登科選使其自擇去
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
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
遂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
惠愛公事毋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
縣尉七年不代旣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甲子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鄭州管城
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瓚官至
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
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顛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

開盛于有唐程分爲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
靈洗實豈裔孫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道
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
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
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宋故文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程公羽世錄

程文簡公

五代祖秀生二子長卽吾之高祖也次做贈少府少監生公諱羽字冲
遠通經書之學擅詞章之業幼舉進士黜于禮部皆侍郎張允知貢舉
公每下第輒詣門獻文謝不敏允心媿重之天福中允復知貢舉公遂
登一科調鄆州陽穀縣尉秩滿易帥孫公辟觀察支使改華商支使府
罷授河中府虞鄉丞北用贈兼成都府新都三縣令選東銓引見于崇
政殿太祖以久次有勞特遷秘書省著作郎知興州朱逾年權山南府

太宗潛淵判開封府太祖妙揀時髦備賓僚之選宰相趙公普凡三進
朝臣名不可上意一旦太祖謂趙相曰吾自得之矣昔者縣令授著作
郎程羽在何處可召來除判官時與權官賈琰同幕也太宗承乾纂緒
升離繼照雲龍胥會千載一時超授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并門不稟正
朔太宗將興問罪之師且以坤維遠服藉人鎮撫非公才不可倚出知
益州陞辭面諭曰此行非大事不久當召卿至任幾二載召還授禮部
侍郎文明殿學士以宗伯之任選群材時謂得人上益知遇之護從北
狩歸感疾甚累拜章求致政不遂所請郊祀恩改兵部侍郎終于位太
宗聞訃驚悼曰方將大用贈禮部尚書累贈太子少師生一男希振終
於虞部員外郎希振生三男長適終于右班殿直次適終于黃州黃陂
縣令次道無祿而卒適生三男長珣見任殿中丞次璠見任贊善大夫
次琬未仕道一男瑜汝州龍興令監解州安邑鹽池公以耆艾之德逢
熙洽之運寵遇隆重才望烜赫而不登三事弼輔萬幾命矣夫先是公

自醴泉移新都屬國都新定川蜀所在盜起入劔門塗梗不可進棄官東歸俄而令下有司有不之任官謫嶺表永不錄敘公即時奔赴交代以親老有退之志端居醴泉私第晨夕潔養恬素爲樂無何鎮將使酒凌公公慷慨發憤受代詣闕遂遇太宗拔擢登翊王府斯亦命歟平生所著文稿未嘗編綴門戶零替嫡嗣繼亡篋笥弗收散落殆盡前歲從弟珣寄公五七言詩一軸廿六首云偶得於他所吾因畧敘夫宗派世家附于貽範集云

大宋勅賜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鎮安軍節度陳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軍州事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謚文簡程公琳神道

碑

歐陽文忠公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

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一請得立碑如今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予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卽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入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辭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召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卽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

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卽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

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舉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

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
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
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
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
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
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安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
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
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
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未與軍府事明年加宣
徽北院使郵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
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
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勝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
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

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
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出兵夏
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
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
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
七日巳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
令諡曰文簡以嘉祐二年二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留
里明年祔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
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
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
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
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
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

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誦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充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歎予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予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請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違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不顯

自撰墓誌

程大中

程姓珣名伯温字姓源世系詳于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適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穎蒙學術黜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祿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龔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厭於職事丐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太中大夫勲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開國伯食邑戶九百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顯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願今為通直郎次韓奴蠻奴皆天女四人長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

臣孫男五人長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
端輔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
李德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為李德
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男六人昂昇昂昇曾孫女一人
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巳卯以疾終于正寢先居暖室既得享
疾命適正寢
年八十五越二月孟夏庚戌望葬于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祔焉子
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勲勞可以報國
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譴為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
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文刻于石
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為
墓誌及書成命於後後十
五年終壽于祿奉命不敢違性就其闕處加所選官爵晚生諸孫及享
年之數終葬時日而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
願泣血書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二上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二下

行實道原

程伯淳墓誌銘

韓持國

乙集

伯淳姓程氏諱顯其先有為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為氏
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為
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見才數歲誦詩書強記絕人故戶部侍
郎彭公李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府鄠縣王簿
有石佛像序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為縣者
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
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
倉卒與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舍無一不具時暑甚役
人病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
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

允甚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
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關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
塘清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
曰此如是苗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升
殿遣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且知府事主贊率郡官將釋服先生進
曰請盡今日贊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
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
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
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
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姦偽無所容孤寡老疾者責親黨
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鬪死
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踊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須使
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才十二三

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錢今
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詎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鄉鄰往往爲讎
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
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民遂爲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
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陞對
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慾求
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
時王荆公爲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
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
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
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與利之臣日
進尚德之風寢衰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自君以忠信言旣數不用
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回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

發遣西京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
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
時中貴人程昉爲外都水怙勢凌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
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城更來
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
先生方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
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
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爲緩急爾知曹村
決則注京師乎吾與爾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決口將合先生謂衆
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郊祀霽
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
未嘗敘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有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
政語甚切直還朝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瀕河姦民不治生業

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
其黨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姦不
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絕畿縣民苦稅重歲常以救獲蠲免然良農輸
率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
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給
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
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邑令遽自陳義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
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以濟司農益怒視貸
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
且今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內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
慢辱諸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
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
境上卒不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汝過盜叩首願自

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為不可括也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為言使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盜繫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穉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肖去以親老求析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息改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為恨父珣大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夫一適假承務郎

朱純之下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義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由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穎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居弟願王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穎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弃我周旋啓告所以為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為少變

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按朱子編伊洛淵源錄云明道誌文韓維然程氏家譜實載此篇今秘閣所藏亦
有此集豈朱子一時訪求之未盡與

明道先生墓表

程正公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大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顥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雖無善治士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其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留留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人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為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移谷可壅明道之名曰萬世而長存勒石路旁以詔後人元熹乙丑十月戊子書按朱節此文以入孟子後註小有不同讀者詳之

伊川先生年譜

朱文公

先生名顥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先生於明道元年壬申幼有

識非禮不動

見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綜實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聞遊太學時海陵胡翼

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

延見處以學職親文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

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見呂氏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

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

以為學未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中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

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嘉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

程願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

進取往來太學請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教請卒不能屈

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為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

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差用明道行狀

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其表弟張載賢弟願

為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

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 願力學好古... 者之高尚... 風化又... 天德而無... 先覺皇... 斯文又... 行能過... 論所以... 無道一... 一月丁巳... 闕元祐... 時以觀... 為陛下... 廷出矣... 除宣德... 秘書省... 郎秘書... 省校書... 郎先生... 辭曰祖... 宗時布... 衣被召... 自有

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顥京

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

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

請今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

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 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

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自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觀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省詳國子監條制錄實先生
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
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
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觀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
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以精密宜一切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
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
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
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
非古人日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
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
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澤請自今一月

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大皇太
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
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
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入談道德出領
詔詔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况文集楊時曰仕道與仕祿不同常夷甫
則固染院之類夷甫所以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官如
乃可受不然若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以行道
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二年又
上疏論延和講讀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
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
讀為不可有旨脩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
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
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者為說而不知尊者之
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

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親文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主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親文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親文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自就醫官問起居親文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也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親文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親文一日講罷未幾

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親文馬親文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親文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親文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持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親文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書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親文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

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
讎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按蘇軾亦自云臣
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
賀訖而兩省官欲往與司馬光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言
可賀而兩省官欲往與司馬光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言
則笑結怨不端蓋自如此又語錄云禮國忌行香飲酒不食肉忌
大笑正怒不端蓋自如此又語錄云禮國忌行香飲酒不食肉忌
餘也子誓不食肉信錄云舊例行香初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
以粗糲為食會皆用肉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
為非是議為食會皆用肉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
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曰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
二蘇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
毀及伊疑川莘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
劉諫議蓋言桌亦有異論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
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大皇不當
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
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素無鄉行

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
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
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未光庭事語甚
乃自切云云文仲本以仇直稱然蠶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
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仇直稱然蠶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
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
之初皆希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
實為希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
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交二十餘年然後舉之經術行誼入下共
以聖聰也願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言者謂頤多草茅
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
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
聖學至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真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是以輔導
像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講職實非敢望也臣每思之在外無所憾也今臣
已乞去職若復召願勸講必有補聖明之朝臣雖老在外無所憾也今臣
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
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不報五年正月丁太
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七年三月四日延和

奏事三省進士程頤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濟令只與西
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
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願竟為
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主其說
故願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親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
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親舊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
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親文紹聖間以黨論
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錄見實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
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
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親語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
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任制見曲還
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
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
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
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建中

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准致仕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致後
過優已自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
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惑行體究盡逐學
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
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親語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特易傳成書已久
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豈有少進耳其後

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熟讀玩味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
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大觀元年九月
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

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親實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
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親

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
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

讓馬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朱公披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

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

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先生既沒

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

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

文可也見稟序戶序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處

蘇簡公以平喪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

川守正則伊川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

此乃國之大利也而會所子之若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

盜則司馬溫公入得無積而不售者又有議增多利少盜者伊川曰

吾猶可以行也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累矣使韓富貴則亦

未可輕改也公不然而公大變而復之伊川曰是謂之伊川曰亦

李公心傳嘗謂道命錄伊川曰公大變而復之伊川曰是謂之伊川曰亦

平溫公問之不悅今按先生入侍不過一月除書四月二日方再具

免繼即生之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月除書四月二日方再具

方春發生之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月除書四月二日方再具

得聞而不悅且劉公之學自不妄語入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尚

據而於注文於所惡而辟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仲勅疏有云

口問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有文仲

楊國寶邵劾及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傳機密者乃指歐陽

誤也年譜又引舊實錄稱禮部尚書胡宗愈先生仲未應出此語譜

之羽翼事下河南府致虛言先生守還朝之後先生去職久矣按宗

月不在言路中侍御史以八月而誤今按致虛之兄致明以崇寧二

尚書左選關也秀高李心傳識。伊川孫賜補官勅書門下省尚書

卷之六

十一

川

與補官將仁其繼到子尚書首毀抹今來本
人依上件指揮合行
開封府祥符縣將仕郎伊子孫尚書
將仕郎伊子孫尚書
生母史崇政殿說書累贈朝請大夫直
龍圖閣父祖諱彥故任太中大夫所
勅故牒氏紹興十年五月身年三十一
錄用伊子孫尚書補充將仕郎從政
聖旨
伊之先令尚書道學為宋儒宗雖錄用
經稟崇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
先世源尚書道學為宋儒宗雖錄用
經稟崇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
四世源尚書道學為宋儒宗雖錄用
經稟崇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
圖閣益正公程頤四世孫源通直郎
崇政殿說書正人
以書關賜先儒之講明益備何項歲
各欲專門遂致爾來橫生邪說所
復推明後於伊川觀之及高廩而奉
祀源方歸爾其遂命以官度幾感
授迪功郎嘉統二年七月行高廩而
奉祀源方歸爾其遂命以官度幾感
寓池州先生嘉統二年七月行高廩而
奉祀源方歸爾其遂命以官度幾感
仕至德化縣丞會州司戶參軍紹興
二年六月三日為邪說之歸爾其遂
命以官度幾感
江定之世孫子孫審驗有觀之者居
長年七月四日矣次補觀之不源乃
先定之世孫子孫審驗有觀之者居
長年七月四日矣次補觀之不源乃
石限登仕郎差孫定之孫審驗有觀之
者居長年七月四日矣次補觀之不源
乃
三職郎程源迪功郎云秀器固能砥礪
於一職郎程源迪功郎云秀器固能砥
礪於一
修職郎程源迪功郎云秀器固能砥礪
於一
心知性無非根於大原啓輪抽絨用
於後學求其嗣裔得爾

將仕郎章程淵識為明道立後申請承
直明申差充得旨承事謙之親與
審實以得程淵識為明道立後申請承
直明申差充得旨承事謙之親與
淵高定子侯命之至右謹具申伏尊
禮先望鈞郎守常平使守家訓承
先朝聖旨
不勝陶鑄之責近實任之未得行緣
兄偶被公孫舒從祀子等生明
賜陶鑄之責近實任之未得行緣兄
偶被公孫舒從祀子等生明
門戶之責近實任之未得行緣兄偶
被公孫舒從祀子等生明
加錄初學聽定給事等項者恭覲
駕臨川四世孫舒從祀子等生明
源錄初學聽定給事等項者恭覲駕
臨川四世孫舒從祀子等生明
示天學聽定給事等項者恭覲駕臨
川四世孫舒從祀子等生明
致仕亦見廢幾念儒先之意無後
先其欲復其初爾正公奉以告通
達詳明其
之思抑亦見廢幾念儒先之意無後
先其欲復其初爾正公奉以告通
達詳明其
世知儒先之有後也歷官未久遽
沒其欲復其初爾正公奉以告通
達詳明其
克紹家聲故起承源公侯之子孫
必欲復其初爾正公奉以告通達
詳明其
教部將宣教監承舊行太社令之
書曰教職以言朝奉以告通達詳
明其
去所選調亦更京秩有位於朝者
乃獨不然其
對則雖調亦更京秩有位於朝者
乃獨不然其
對則雖調亦更京秩有位於朝者
乃獨不然其
對則雖調亦更京秩有位於朝者
乃獨不然其

孫立繼未得其人姑俟他日云。吳草廬題程氏譜大程先生仕金陵
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後以爲未也乃立五世孫
奉祠事再葺而獨又必名勿學者承五世孫後以兼問極之恩哉二而
諸君子爲先立微絕世亦厚矣嗚呼會是足以兼問極之恩哉二而
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涕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
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復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
重可美矣夫

新安文獻志卷之十一



